

发现的愉悦

发现的愉悦

人文影像书踪人

主编 李 辉

陈子善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现的愉悦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的愉悦/陈子善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2
(人踪书影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216-03834-7

I. 发…

II. 陈…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7147 号

人踪书影文丛

发现的愉悦

陈子善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158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6.75

版次: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定价:22.00 元

书号:ISBN 7-216-03834-7/I·329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人踪书影文丛》总序

李 辉

每个人都在人生旅途中走着。身影远去，留下一道道踪迹，或深或浅，汇聚一起，就是一本大书。人们常爱说：阅读人生。不错，当一个个人物的印象被描述下来时，那些远去的踪迹就成了我们了解历史、体味人生的最好对象。

书和人一样。一本又一本书诞生的过程，一个又一个有心人寻访书的故事，本来就是人的生活过程。书影与人的踪迹一样，总是留给我们无限的兴趣，正因为如此，不少人为此津津乐道甚至迷恋其中，从而体验到别样的愉悦。

好多年前，我为《中国青年报》的副刊写过一个专栏，名曰：人地书。当时我写了这么一句题记：“文学大世界，无非人地书。”后来还将自己第一本读书随笔集起名为《人地书》。现在想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表述，概括得过于宽泛。其实，这四个字也许更好——人踪书影。人在行走，书也在行走，地点不断变化，踪影叠现，串联一起，便是生活。

因此，我愿意用“人踪书影”作为本套文丛的名称。虽不精彩，窃以为能较为贴切而具体地体现本套文丛的特点。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笔调写不同的人 and 书，那些远远近近的人踪书影，便会在读书人面前呈现一个多样的世界。

忽然发现，“人踪书影”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萍踪侠影》书名颇为相似。不同的是，《萍踪侠影》是完全虚幻的世界，“人踪书影”的作者们为我们提供的则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一个个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一次次作者感受中的酸甜苦辣，一本本书的里里外外，将有力地把我们与历史、与现实拉得更近，更近。

2003.10.14, 北京

发现的 愉悦 自序

这

本书收录 2000 年至 2002 年所作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科学的分类文字 33 篇。

史料的重要价值,凡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学者大概都不会否认。但对史料研究的必要性和艰苦性,却往往加以轻视,至少是忽视,以至这些年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能称得上正式属于史料学研究范畴的博士论文,我只见到武汉大学金宏宇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作版本述评》(也许我孤陋寡闻,有所遗漏),不能不使我感慨万端。

我长期在大学里讨生活,但我从不申请“科研项目”(同事申请,列名以示支援,当不在此列)。这固然与史料学研究不受重视有关(如果我申报一个“张爱玲作品版本研究”,一定会被以为没有“理论价值”也没有“现实意义”而得不到批准),也与我的个人“偏见”分不开。我对填不完的申请表、写不完的课题申请深感厌烦。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课题非要根据所谓“课题指南”来获得认可,“学术自由”何在呢?不是你的研究课题还“八字没有一撇”吗,为什么非要“论证”它会在有所创新和有重大突破?为什么有了“科研项目”(说穿了无非有了若干千元或万元科研经费),就好像学术水平也随之“财大气粗”起来,高人一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赞成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的改革乃至取消这种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人文社科“科研项目”申报制度。不过,兹事体大,自有主其事的官方和

发现的 愉悦

自序

学界高人从长计议，用不着我来瞎操心。

这本小书里的文字，当然都没申请过“科研项目”，也不是正经的学术论文，大都不符合“学术规范”，但我自信是有点学术的。最起码，它们是我的研究心得。它们发掘了一些重要作家的佚文，考订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坛史实，解决或部分解决了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悬案或疑案。说得学术一点，它们是现当代文学史料学的微观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一些实例。书里虽然没有多少理论上的阐发，但我对现当代文学史的思考已蕴含其中矣。我想，这就够了。

当今出书，配置插图似已成为一种时尚，我也未能免俗。但本书的插图都是与书中文字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有的还是我的“独家发现”，以求实实在在的文图并茂。完全无关的拼凑和点缀为我所不取。

临末，向主编这套丛书的李辉兄和出版这本小书的湖北人民出版社说声谢了！

2003年5月20日于上海蜗居



1 自序

1 遗泽永留 友情长存

11 成就与不足

17 徐志摩佚诗与狄更生

23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30 漫谈《人间四月天》

35 还她一个公道

42 其实,陆小曼是很有文学才华的

46 林徽因没有爱过徐志摩吗?

51 君子之交淡如水

61 尺牍短 寸心长

70 张爱玲《天才梦》和文学奖

81 惊艳,在画笔里

88 谭小麟、欣德米特和傅雷

96 傅雷散文和他最后的家书

101 毛边本种种

109 从剑桥到伦敦

117 签名本谈屑

梁宗岱的《诗与真》

徐志摩的《猛虎集》

施蛰存的《灯下集》

126 我所知道的《大公报》

130 当年风光依稀影



- 134 《良友》画报和马国亮先生
- 139 想起了六十七年前的《译文》
- 142 《北新》半月刊与吕伦的佚作小说
- 150 开明国文教材两种重印感言
- 156 梁遇春译注的“英文小丛书”及其译序
- 159 谢冰莹和她的佚文
- 163 摩登上海的线条版
- 169 跳起来,上海的狐步舞
- 173 “哑行者”的《蒋仲雅诗》
- 178 我所认识的郑逸梅先生
- 183 书话三则
- 《杨杏佛文存》
- 项美丽的《中国与我》
- 《爱山庐诗钞》
- 191 哈佛读书札记
- 刘半农的《五十年来北平戏剧史材》序
- 台静农的《石阵铁书室印拓选存》序
- 董桥的《序〈哈公怪论〉》
- 198 夏济安的佚文
- 202 夏志清与萧红

D faxian
Deyuyue



发现的
愉悦

遗泽永留 友情长存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手稿和题跋发现记



本书作者摄于台北纪念台静农
百岁诞辰学术研讨会



195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魏建功在北京《文艺报》第29期上发表《关于鲁迅先生旧体诗木刻事及其他》。对鲁迅作品版本研究而言，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回忆录，遗憾的是，一直没有人注意。

慣于長夜
過春時拏
婦將雛鬢
有縵夢裏
依稀惹世淚
城頭變幻大
王旗刃心看
朋輩成新鬼
悲向刀焚覓
小詩吟散紙
眉無寫處
月光如水照
僧衣

一九三一年春作於北平
魯迅

鲁迅书赠台静农的七律《无题》

（“惯于长夜过春时”）诗幅

在此文中，魏建功透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史实。“七七事变”爆发，他于1937年11月离开沦陷后的北平，过香港，迁道广西，到长沙，再迁昆明。虽然长途跋涉，尝尽颠沛流离之苦，但他一直随身携带着鲁迅的三件手迹：一、《会稽郡故事杂集》手写本，二、《娜拉走后怎样》手稿，三、为台静农书写的诗幅。次年3月，他自昆明把《会稽郡故事杂集》手写本辗转香港，寄交在上海的鲁迅夫人许广平。许广平在1938年版《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特别提到她收到这份鲁迅手泽时，“如获至宝，欣



喜之情，无言可喻”。

魏建功从危城中携出的另一份鲁迅手稿，即《娜拉走后怎样》的下落，则颇富戏剧性。且看魏建功的详细追忆：

《娜拉走后怎样》是收在《坟》里的原稿，静农收藏，由维钧代为找裱工装潢成了一个手卷，并且已经请了马幼渔先生题跋，我也写过一点。静农八月初南行，虽然日本军队还没有进北京城，交通秩序已经很坏，只带了自己抄的诗卷（即台静农手录的鲁迅旧体诗卷——笔者注），把这手迹卷子跟诗幅都存在我身边。我好不容易带到昆明，但是跟静农中间失去了联系。他扶老携幼，辗转流亡，到了四川。1940年6月，我们在敌机空袭中聚首，当我交给他鲁迅先生两件手迹的时候，他也像景宋所谓“如获至宝，欣喜之情，无言可喻”。

文中所说的“静农”，即后来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家、书法家和教育家台静农。台静农是鲁迅的学生，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一起发起成立新文学社团——未名社，是鲁迅肯定的“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查《鲁迅日记》，从1925年到1936年鲁迅逝世，他与鲁迅的交往多达109次。其中有互通音问，互投文稿，互赠书物，互托办事，甚至向鲁迅借款等等。鲁迅那封有名的谈自己不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信，就是写给台静农的。鲁迅曾先后三次书赠台静农字幅。直到临终前三天，鲁迅还给台静农写信并送他刚出版的《海上述林》。台静农也编选了第一部鲁迅研究文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两人关系之密切，实在非同一般。

台静农与鲁迅既有如此深厚的友谊，他珍藏鲁迅的《娜拉走后怎



样》手稿也就不足为奇了。《娜拉走后怎样》是鲁迅 1923 年 12 月 26 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友会上的演讲稿,较为集中地反映了鲁迅“五四”时期的社会观、妇女观和改革观,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重要文献。此文虽然早已收入鲁迅第一本杂文集《坟》,脍炙人口,但人们一直不知道此文手稿的下落。1999 年 12 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12 册宣纸影印线装、厚达 1482 页的《鲁迅著作手稿全集》——这是鲁迅著作手稿最为完备的汇集。然而,《娜拉走后怎样》手稿并未包括在内。

魏建功把《娜拉走后怎样》手稿“物归原主”,至今已经 51 年过去了,他的回忆录发表至今也已有 44 年。沧海桑田,这份我们所知鲁迅早期著作中现存最为完整、价值最高的手稿(鲁迅代表作《阿 Q 正传》尚有二页手稿存世,但因是残稿,不足与此份手稿相比),除了舒芜十年前在《忆台静农先生》中说到 1946 年夏曾在四川江津白沙拜观过并应台静农之命题跋之外,再也未被人提及。台静农晚年写有感人肺腑的《始经丧乱》,对此也只字未提。因此,当我今年夏天在美国发现这份手稿,亲见它仍完好无损的存于天壤之间时,也“欣喜之情,无言可喻”了。

这份极可宝贵的《娜拉走后怎样》手稿装裱成长六十五英寸、宽八又四分之一英寸的精美长卷,首三页书于完整的对折白纸之上,后多接页装裱,难以准确分页。卷首题字:“豫才先生讲演手稿 1937 年 7 月葛孚英题。”葛孚英者,常惠夫人是也。整份手稿字迹端正,一气呵成,几无修改斧削的痕迹。手抚简篇,足可想见鲁迅当年才思横溢、倚马可待的神情。

特别令人惊喜的是,手稿长卷之后还附有从不为人所知的六篇题跋,分别出自常惠(常维钧)、魏建功、马裕藻(马幼渔)、方管(舒芜)、许寿



裳和李霁野之手。除了舒芜,其余五位都是鲁迅生前好友,或与鲁迅有同窗之谊,如许寿裳;或与鲁迅有同事之雅,如马幼渔;更多的是师生之情,如常惠、魏建功和李霁野。他们也都与台静农交谊甚笃,否则,台静农是不会请他们在如此珍贵的鲁迅手稿上题跋的。这些题跋重见天日,对研究鲁迅、台静农和当时文人学者的交往史都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现顺序照录如下:

右为静农兄所藏豫才师十数年前之女师大讲演手稿。

民国二十三年七月,静农兄厄於小人,一日霁野兄持此卷存于寒斋,而已三越寒暑。今夏静农兄北来,因以检还,回忆豫才师已作古将十月矣。今适芦沟桥事件正烈之时,日军围城炮声时闻,静农兄匆匆又拟南下,强书数语,以作纪念,不觉感慨系之矣。

中华民国廿六年七月廿一日

常惠识于北平

廿六年夏,静农自青岛来,小住寒斋,约为整理鲁迅先生遗著。会日军作衅,景宋女士不克至,匆匆将归芜湖,示此卷,披诵摩娑,百感交集。曩先生在北京大学主讲小说史,指撝新思,箴砭旧痼,启愚发蒙,终身宝佩。闲尝皆静农诣门请益,又不以顽梗弃,每茶酒纵谈至于夜分,循循不倦。一九二六年以后,先生游教南徼,寄迹沪上,世道险巇,音书若绝。然师友问讯中,未尝不殷殷垂念建功。无似十数年间,浮沉颠沛,实无以报慰。而静农坎坷奔走,乾乾惕厉,视先生道愈弘,数若穷,泰然巍然无数动者,当更能有以恢扩谨守先生遗



训。不敢作颓废想，愿静农共勉之。

如皋魏建功敬书于北平独后来堂

右为亡友周豫才先生遗墨，静农兄所藏。豫才先生逝世后之次年夏，静农兄来北平小住，出是卷属书数语。藻因回忆十四年前与豫才、启明昆仲及许君季市、徐君耀辰、郑君介石，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事努力奋斗，卒使“女师”光复旧物，不禁神往。“女师”后虽不幸夭折，然此举固不无可资纪念之价值，余读豫才先生讲演遗稿，不禁恻念亡友，尤深为已亡之“女师”致慨也。豫才先生学行文章，功在民国。藻曾恭撰挽联曰：“热烈情绪，冷酷文章，直笔遥师荆汉阁；清任高风，均平理想，同心深契乐亭君。”自愧未能表示其万一，附书于后，惟静农先生教之。

马裕藻敬题

遗言寿世久弥新，况对遗文手迹真。一代苍生常入梦，千年故国报回春。强刚不作中和圣，呵叱都参化育仁。展卷岂堪临永夜，极天光焰动星辰。

二十年前事可哀，坐看狐鼠又重回。仰企先烈真多愧，俯接来昆更乏才。空有高丘无女叹，未消芳蕙陨风灾。人间代代传薪火，火烬犹能剩劫灰。

一九四六年春，女子师范学院横被解散，撑拒数月，入夏而潰。白苍山既空虚，管与静农先生犹共羈居，晨夕过从，爰假所藏鲁迅先生曩在女子师范大学讲演手稿卷子敬观，泰山梁木，方深感怆，且缘马幼渔先生跋文，念狐鼠纵横，今昔如



一，而力微莫御，复愧往哲。成二律以志此怀。

静农生命书卷末 方管敬题

此篇讲稿《娜拉走后怎样》是亡友鲁迅先生关于妇女之意见，犹之《随感录四十》是关于爱情之意见，《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关于儿童教育之意见。以上三文发表时期在

台静农 1937 年楷书
鲁迅诗卷(局部)

篇言

高言早由沈氏书，静农有款，小韵地，其心平，清静通身，字

许静农书

静农书，其通身书，静农有款，小韵地，其心平，清静通身，字

静农书，其通身书，静农有款，小韵地，其心平，清静通身，字

静农书，其通身书，静农有款，小韵地，其心平，清静通身，字

静农书，其通身书，静农有款，小韵地，其心平，清静通身，字

静农书，其通身书，静农有款，小韵地，其心平，清静通身，字

静农书，其通身书，静农有款，小韵地，其心平，清静通身，字

静农书，其通身书，静农有款，小韵地，其心平，清静通身，字

静农书，其通身书，静农有款，小韵地，其心平，清静通身，字

静农书，其通身书，静农有款，小韵地，其心平，清静通身，字

静农书，其通身书，静农有款，小韵地，其心平，清静通身，字

静农书，其通身书，静农有款，小韵地，其心平，清静通身，字

静农书，其通身书，静农有款，小韵地，其心平，清静通身，字

静农书，其通身书，静农有款，小韵地，其心平，清静通身，字

静农书，其通身书，静农有款，小韵地，其心平，清静通身，字

静农书，其通身书，静农有款，小韵地，其心平，清静通身，字

静农书，其通身书，静农有款，小韵地，其心平，清静通身，字

静农书，其通身书，静农有款，小韵地，其心平，清静通身，字

静农书，其通身书，静农有款，小韵地，其心平，清静通身，字



五四运动之前,是三十年来思想革命之先锋,其摧陷廓清之力甚大。孔子所谓“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鲁迅解说道:“我们看孔子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贴的缘故,这也是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他又申说道:“所以一切女子必须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为真的解放而斗争。”前途尚属辽远,鲁迅此言皆可与此演讲相参照。又鲁迅写字用毛笔,惟在学生时代记讲义用墨水笔,而且记得纯熟美观。此后则几全用毛笔,此讲稿如此,其他手稿亦然,亦是一件值得注意之事。其书法一笔不苟,饶有风趣。台君静农宝藏此卷有年,出示属题,因书数言,即希正之。(第二行妇女下夺解放二字。)

民国三十六年三月许寿裳敬题,时客台北

静农以鲁迅先生遗墨卷属题,敬书一绝

毛锥粒粒散珠玑,奠定文坛万载基。

墨泽犹新音容杳,怆然把卷徒唏嘘。

一九四八年一月霁野敬题于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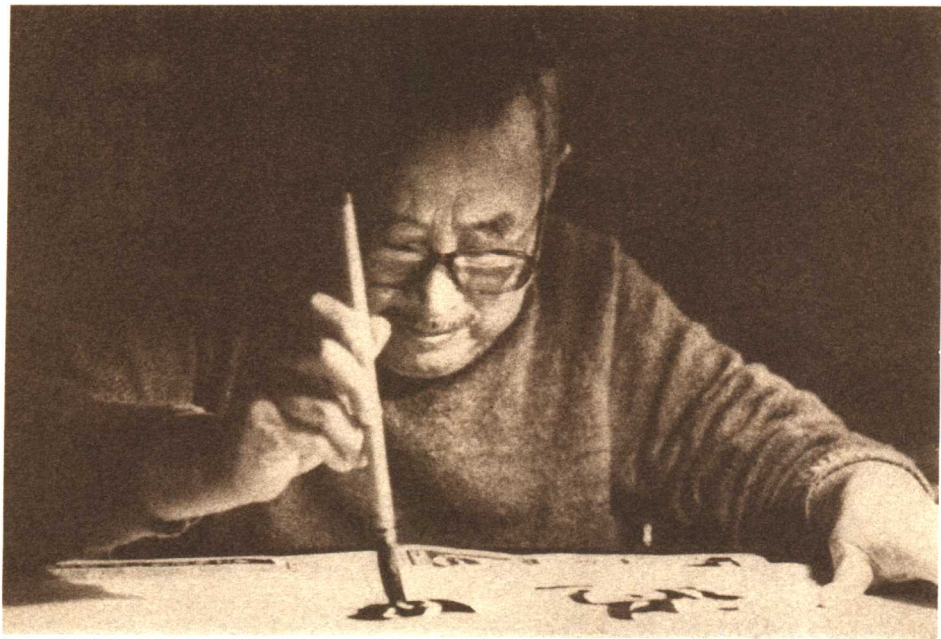
常惠、马裕藻和魏建功的题跋作于北平。常惠的题跋与魏建功的题跋和魏建功 1957 年的回忆既相吻合又互相补充,如果没有常惠当年妥为保存,精心装裱手稿长卷,如果没有魏建功在连天炮火中把手



稿长卷带到四川送还台静农，这份《娜拉走后怎样》手稿的命运实在难以逆料。马裕藻与魏建功深情地回忆了与鲁迅的交往。舒芜的题跋作于四川江津白沙。许寿裳和李霁野的题跋则作于台北，时许主持台湾省编译馆，李和台均在台湾大学任教。许寿裳的题跋除了阐发鲁迅妇女解放的思想（只不过他把《娜拉走后怎样》误记成“五四”之前的作品了），还高度评价了鲁迅的书艺。题跋之后不到一年，许寿裳就在台北遇害，这篇题跋很可能是他关于鲁迅最后的文字。所有题跋不约而同地赞颂鲁迅的崇高人格和精湛文章，充分显示了题跋作者对鲁迅的亲敬和仰慕。

无论中外，著名作家的手稿一直受到重视。手稿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校勘家据以校书，研究家据以探索创作心路，写作者据以揣摩“不

晚年在台北“龙坡文
室”中挥毫的台静农



应该那么写”的技巧，书法爱好者可欣赏书艺，收藏家自把它作为文物，古董商则拿它倒卖换钱。尤其今天已进入网络时代，电脑写作蔚然成风，作家手稿已愈来愈稀少。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手稿及其题跋的价值就更不待言，更值得珍视了。

从台静农珍藏半个多世纪的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手稿及其题跋中，我清晰地看到了鲁迅思想的深邃、写作的一丝不苟和友人真挚情谊的凝聚。今年9月25日是鲁迅诞生120周年，11月23日是台静农诞生100周年，故特撰此文介绍，以为纪念。

（原载2001年12月香港《明报月刊》第432期）